













健  
虹

午飯後，因爲一夜不曾睡，都是休息一天，忽一陣急劇的風聲把大家從暖牀中驚起，一開門後，捉敵兵，執手槍想惡戰地闖了進來，先把我身上上的綑縛了出來綁在地下，然後把我們趕到後面，起了鐵鎗長而去。

經過第一次劫掠之後，每人口袋裏只剩下半袋接去的銅塊錢了，但幾塊錢無異的是我們日間的生存費了。

當大家正在扛着全家牧獵區（錢除了一條銀鍊，一個清面黃瘦的瘦弱婦人，這門縣時炮火聯襲敵之族後再趕出牧獵區一小時呢！她拿着刀衝進

船劃樓下，正遇見一隻炸炸的主人和他一人也被趕了出去；船上早已站滿了男女老幼，嬰兒是不斷地哭着，大家的的心都慌亂地跳着。不多時一條敵艇靠近了過來，紛紛進入我們的房子，實行和平佔領；而我們這一羣人卻被兩個敵兵押着離開了他們的「公房」。

細細聽總是不停地飄來，天已經黑了，大家都想不出自己的入、部五互相呼喚着，聲音是那樣悲慘而寧靜！有的孩子失聲哭了而哭起來，也有嚇唬不醒自己的孩子而嘶聲厲響。

敵人不許主地走下一陣子，點了一燒煙而沒有

便與我們隔了半個鐘頭的廣義訪問。兒子用帶笑有人回答，他只只得閉口。

「日本先生……」他說不下去了。這時又來了幾個鬼子，而他們說了句話之後，又把我們推出了門口，覺得發了口氣，雖然外面還是下着雨，馬路還是和兩幾次一樣走了不遠，前面來了一樣英軍俘虜發射彈了我們光顧過的「黑房子」，幸虧這羣人解了我們的圍，否則今晚的罪是那樣的深了。

又被趕了一陣，到了提機槍傍之前，一羣無家可歸的敵傷兵（住在人行道的橋石）底下放了下了

也送給了他，可是這一段不能制止自己孩子的寒冷和饑餓。

「要是敵人還有半分良心的話，也應該為這些可憐的孩子送些吃的和蓋的衣！」藍臉再也不耐了。

「他們要是還有半分良心，我們今晚也就不會住在這個地方了。」老王說得滿一口氣。

經過了一口氣休息之後，每個人的眼中都咕嚕嚕地叫着，每一對牙齒都格格地互相摩擦着，大爐身上既沒有分文，又沒有一點水或一粒米，誰也不敢想像未來的一天。

經過的一晚終於過去了，第二天早上剛睜眼已止了，天上還是陰雲密布，

差趕便跑開了。『Englishman! Englishman!』「你也不曉得現在依仗大在」各人身上——抄把他們一「踐踏」抄着走了出來用了一「個」英鎊的，不用用了——一句話掩飾了：「下掘到自己已慢去了」。這又是一種方式的假像！

門已敞開了，任何人可以在任何時候可以隨便地走進我的家。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我聽着隔壁李芳的窗的木腳聲，裏面的隱隱的，樓梯便是從前那樣的窄，十分發覺使大家管不着了。下地的潮濕和潮濕透了下來，一個不認識的人五個兒子各執電筒向席地而坐的一群到一位女地照過去，「母親」便次地，就俯身一下，照完之後架在了一堆乾草，然後不顧勝了些什麼，忽然地大聲笑。大家都顧做一副空

窗，床前，銅鏡，並且說不定是統英華街過來看看這隻蒼生也巷，可是那裏再我得到比這更美好的地方呢？我在極度疲勞之後，祇要我們到了可以暫時休息的地方，什麼危險都顧不得了！況且事實上也沒有什麼！」

開始了，越大了，風聲吹起來了，嬰兒們也隨哭

風聲是撲撲地吹着，從前過歐軍憲兵司令部來了二個歐兵，又一次圍住了我們離開這暫時安息的處所，然而我們的家已被佔有了，前面由山，後面是海，向右是大火爐，向左是敵人的大木桌，史，走，又往哪裏走呢！！「亡國奴，不是人」我們雖然不是亡國奴，却已經離去的不是人的生活了！

「這兵到了，今晚大概可以沒事了吧！」

黨兵們把手一揮，大家以爲又要殺身了，無敵的雙手舉起來，可是他卻把槍口對準門外，可是他們

久晴了雲天，現在已是抽着白煙；大家都焦躁着未來的命運而忘却了饑餓和疲勞。法國又是一個上撲的腳步聲，大家都以驚慌的目光注視着門外，這裏是敵人的憲兵，老王低聲說道：

並且不僅留在馬德里。當我們的飛機轟炸這些小市鎮的時候，是怎樣的一種情景呢？上星期那個女人怎麼像個？你是看見的，已如前。

（沒有轉身）嘿。

記着彼得羅西托！——（續五）

約翰·洛夫脫司原作  
方譯

會帶到許多的煩惱。（他抽幾口烟。）不要問我已發許多問題，索尼尼托。問題太多了，回答却不多。你只替你自己去想，讓那些高級官去思想一切吧，他們

但是你可不要把你自己變成一個傻子。去安慰別他，不說什麼，沉默，隱忍一聲，三條腿跳了進去地站著，所說的話，那傢伙又來了。這番話什麼的？為什麼

「亡國奴！我們現在並不是亡國奴。」我反駁他的話。

麥巴

麥

炸彈爆炸了，炸死了的兒子。他跑進了地下室，當高爾基在市場的時候，他在那兒。我想去上把弗根原在牆壁上上的大便拾起來，擲到在地下呻吟。但是，我們的手腳太酸了，得睡，別提了！什麼？」

佛

才過年的辦法，隨便使你感到一件東西已經不成了。不要使高爾基去碰壁。留神頭皮

巴

他們才無法逃出去。他們才無法逃出去的。（使用新譯本《安徒生》）再繼續，再繼續。也許你以為我不明白你的對於一切事情的感覺。

也許你以為我從來就不曾說過問題。呢，請你看我的手，牛，看我的

[illegible][illegible]

## 張

——一個劫後餘生的敘述——

噼噼叭叭的聲音好像是一下子，石灰從屋頂上落下來，空氣中充滿了灰土，地上塵土飛揚和碎瓷片，大家都不覺的忙從椅子上跳了起來！

這清楚又是幾次爆炸聲帶着的坍塌和聲音。

「快跑到樓下去罷！」

老王來了！半晌後開口了

樓下樓下的主人不有門，可是終於被救收聲門響，苦苦求來的聲音小孩子的哭聲打動了他的心，把門開了，一群人拖着我到了生路。一擁而此時大砲聲心定了些雖然樓上還有些聲音，爆炸聲，和坍塌聲是不斷的打動着每人的耳鼓，而抱着每個人的心。我開始喘了一口氣，才覺得神和鼻腔充滿了灰沙。

塵埃落後，嬰兒依舊哭著，窗外是通紅的火光，隆隆聲可以以傳出遠處的哭聲，我感到世界的黑暗，感到到自己的生命將在法國所野獸的亂火中沉淪而無法拯救。又想起此在法國無家可歸的命運的老婦，和別了一輩子的親友，不自覺地落下了兩行淚。

過一會，窗外的火光漸漸熄了，街上聲聲可拍！在這種殘廢後之後，大家都開始感到疲憊。

「拍拍拍拍……」

忽然隨聲傳來一連串的機關槍聲，鼓動了這死冷有

老王扭頭問着，可是又不敢作聲，只得眼巴巴地望着自己家人給殺的紀念品，輕易以一個「謝」字接過去。此時大家好像又渡過了一個艱難，揉揉酸澀的眼，伸伸懶腰。

「這樣一來倒反而可以安定了。」惡毒的主人從牆角一把椅子坐下。

「安定了，是真的安定了嗎？」我道。

天漸漸地亮了，樓下是不敢去住的，而樓上，一一看，老王的屋子前房中了一個彈，老王住的房間倒沒有，只是牆上有三個彈孔穿過的新洞，內中氣流逆亂不絕，地上塵土飛土和碎瓷片，(1)上牆是敵兵。

天漸漸黑，只有有人  
在街上叫喊：「排房子  
裏燒焦快逃！」於是  
是沒有覺見的哭聲誰也不  
會相信，除了自己之外還  
有幾個人在同一個地點  
中喘息。

「錢梅槍光丁，連我  
媽也被切去了，總的這  
樣看來到身上身的衣服也  
要裹不住了。」老李打破  
了死一般的沉寂。

「衣服裹不住倒是小  
事，恐怕怕……」老王望望  
藍和便把話收住了，她們  
倆個低低地歎氣來了。

可怕的寂靜又復統治  
着整個的空間，相隔從屋  
頂上的洞中透進了些微  
風也開始吼了。

忽然又是一個敵人走  
了過來，手槍跑進來，先犯

我喜歡你，但保留意見  
事。我是記得的。」  
他閉閉口。  
無論如何，老百姓的  
事我們是不該管的。  
這應當懸紅十字白去  
管。

(巴勃薩兄和米上的  
菸烟包，走向姜安。  
搖兒呢？)  
(姜安隨隔一間，取  
了一支。巴勃薩替他  
點煙，再點燃自己的  
煙斗，吹熄口袋)，把  
菸烟包放進口袋。)。

哈囉，姜安！尼托！  
讓我來給你一些忠告  
。我自己也不會接受，而  
我是應該接受的嗎？  
如我早接受的話，那

姜安去做。  
山區士卻不想想。  
他說怎麼想辦法。  
他想怎麼辦？  
(沈默。佛蘭西司可  
脫開了一小雲呢。)(美  
劇胡說，姜安！佛蘭  
西司可。

如果給隊長聽見，山  
區士就要倒楣。是  
不是？  
這可能說。  
呢，而且對於你自己  
也是不好的。你明白  
我的意思嗎？  
是的，我明白。  
千萬別忘了。(他轉  
向姜安)哈囉，姜安  
尼托，別成天的胡思  
亂想。我不想聽山區  
士的事，我不說  
出頭的日子。)

姜安：「我從來不  
是了。我帶了一些兵  
呢？你有嗎？還有金  
錢？沒有。還是一  
個身單瘦子的伍長。  
就是以後，我也不會  
昇級。很久的時候我發  
了太多的閒愁的緣故。  
我不輕時多麼愛花  
有志氣的，姜安！尼  
托。」

我曾打過那些軍  
要交採由小兵爬上  
的故事。這種事情是  
的確有的。不過，但是  
看規矩做去。只要按  
得道理。可是到我  
了。你是個好孩子，  
姜安！尼托，我喜歡看  
見你做軍人一樣。但  
錯了路，那就不會有  
出頭的日子。)

（續前）

並且不僅僅在馬德里

[illegible]

[9] 192